

漢書

八十八之九十九

漢書門				
五	一	三	二	
冊	〇	三	三八	類

庫文閣内			
二九	二	一	漢
函	〇	三八	書
一七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8
冊數	50	(43)
函號	279	59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儒林傳第五十八

班固

漢書八十八

淺草文庫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廣六藝之文

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

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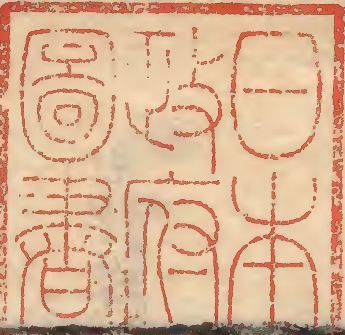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

興師古曰陵夷言漸頹替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

而道不行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





厄也厄也也厄也也厄也

矣文王既彼文不在茲乎

師古曰言文王久已沒矣文章之事

豈不在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

於是應聘諸侯以荅禮行

誼者則為應荅而申明之

西入周南至楚畏

也

臣見陳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孔子

孔子以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

奸七十餘

君師古曰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美舜樂

之善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師古

也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究觀

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

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

巍巍乎其有成

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

師古曰魏巍者高貌煥明也

又曰

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師古曰言周追視夏

殷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

於

是叙書則斷堯典

師古曰謂尚書起自堯典也

稱樂則法

韶舞

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

鄭聲韶舜樂也孔子數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

論詩則首周南

師古曰

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

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

師古曰繩謂治正之至獲

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

傳

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為之三絕也傳謂彖象繫辭文



言說卦皆因近聖之事音以立先王之教故

之屬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

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仲尼

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唯天知我也

既波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

七人稱七十者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

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

名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子夏

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子貢終於齊師古曰子

賜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

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師古曰子方以下

音離按反釐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

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

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

而潤色之呂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及至秦

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

之處號慤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

西岸有阮音古老相傳以為秦阮音儒處也衛宏

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

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

人遇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阮谷中溫處瓜實

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

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

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此則閱儒



史記世家曰  
子思生白字子思  
子思生求字子家  
子家生箕字子高  
子高生子慎字子高  
子高生五十七為陳  
王涉傳士无陳下

之地其不謬矣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  
燔音扶元反  
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  
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  
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  
名鮒而陳涉起匹夫毆適戍呂立號師古曰  
字甲也陳涉起匹夫毆適戍呂立號師古曰  
同適讀不蒲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  
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呂秦禁  
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  
籍引其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  
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  
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

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  
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喟然歎  
息貌音丘位反然尚  
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縮韓信  
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  
也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  
皇暇也孝惠高后時  
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  
少用文學  
之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  
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  
有進者師古曰具官  
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  
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  
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  
者其號也它皆類此培音陪燕則



韓太傅

師古曰名嬰也

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

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

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

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

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師古曰鄉弘讀曰嚮

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曰丞相御史言

師古

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

樂

師古曰風化也

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

師古曰倫理也今

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咸登諸朝

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

其令禮官

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

師古曰舉

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

大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

之化以厲賢材焉

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也自此以上弘所引

詔文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

師古曰臧孔臧也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師古曰教效也言可效道藝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

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

始繇內及外

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

今陛下招至德開

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

師古曰風化也

古者政教未洽



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日反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也音布內反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也音布內反至京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名籍而奏即有秀才異等輒

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謂班行也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為之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也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



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

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

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曹史

屬其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師古曰云備負

甲也文學掌故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著

非籍其請著功令師古曰功令篇名若今選

實用也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彬彬文

章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

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

皆復師古曰蠲其徭賦數年以用度不足更

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

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

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

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予得受業如弟子

勿以為負師古曰日常負之歲課甲科四十人

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

人補文學掌故師古曰姓橋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姓也瞿音衢以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

它音類此庇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師古曰姓也

音必寐反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



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  
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  
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  
之言徙關東大族故  
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授東武王  
爲杜陵蓋史家本其地進言之也  
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  
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  
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  
也中讀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  
日仲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  
即墨名成廣  
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師古  
日莒  
人姓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  
名胡也

者本之田何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  
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  
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  
令罷去寬東  
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丁寬  
得其法術以去寬  
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  
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  
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  
之旨趣也它皆  
此類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  
日碭  
者梁郡之縣也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  
音唐又音宕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與  
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  
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  
復從卒業師古曰與孟喜梁丘賀竝爲門人  
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  
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  
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  
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爲  
早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  
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  
殿北以藏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  
祕書也

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

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伯授太山

毛莫如少路

師古曰姓毛名

琅邪邴丹曼容

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

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

師古曰時

人以卿呼之

善爲禮春秋授右蒼疏廣世所

傳右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

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

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



死時杭喜邾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

榮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

也惜言分別也證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

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

為易師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

箕子者萬物方荻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彖

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

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

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

也而賓妄為說耳荻茲言其根荻方滋茂也

又音該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

古法也師古曰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古曰

承取其名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

師古曰仍亦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

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病免為丞相掾博

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

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皆

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

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

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

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



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

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

中師古曰為諸侍以名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

日說於天以賀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考昭

廟師古曰行先歐旄頭劍挺墮首垂泥中

引師古曰挺引也鄉乘輿車師古曰

馬驚於是名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

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

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宣子章為

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閒

師古曰即皆阜衣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

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

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

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

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

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

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

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

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

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



師古曰姓士孫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

各張字仲方張爲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

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

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

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

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

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

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

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

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

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師古曰衆姓也

音食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爲郎

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

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

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璜又傳古文尚書讀曰仲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

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

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



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  
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  
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  
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  
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

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

故爲秦博士孝

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

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

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

師古曰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

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賴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三略以

其意屬讀而已

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

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

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

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

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

嘉頗能言尚書云

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

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

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



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  
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  
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師古曰名高  
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  
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  
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  
九鄉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餘  
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  
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  
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  
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  
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  
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  
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  
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宜普爲博士  
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  
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  
師古曰簡音蒨簡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



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  
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  
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  
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  
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  
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  
之廼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  
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  
爵謚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

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筭著五  
行論歷四至九卿謚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  
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育  
爲政事齊炆欽幼卿爲文學師古曰依孔子  
弟子顏回以  
下爲四科  
也炆音桂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  
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  
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  
章爲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覺事小夏侯  
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



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  
留假舍子驕無故善脩章句為廣陵太傅守  
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  
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為城陽內史倉以  
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  
尉自有傳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  
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  
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  
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  
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

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大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  
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公叔文  
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尚書不同  
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  
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  
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  
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  
子聽衛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  
社稷不辱亦不文乎謂夫子近事六司空朱  
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  
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  
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師古曰關內侯鄭寬  
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入命語云文學  
子游子夏商子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  
夏名偃子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



之顯位

師古曰嚴與儼同眇讀曰妙

入則鄉唐虞之閔道

王法納乎聖聽

言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出

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

私門不開

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

道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

未得登司徒有家臣

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爲之

卒然早終尤可悼痛

師古曰卒

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

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吊贈寬中甚

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

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

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

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

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

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

尉朝

服虔曰朝名都尉姓

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

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

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授清河胡常少

子

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

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



史又傳左氏常授彌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微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

元王膺卒學作業

後樊竝謀反廼黜其書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淳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淳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客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役解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具在楚元王傳也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身既不出門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獨王命名之乃往弟子自遠



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  
以教亡傳帥古曰口說其指不爲解說之傳疑者則闕弗傳  
蘭陵王臧旣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  
傳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  
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  
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  
事帥古曰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  
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  
輶傳從帥古曰音張戀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  
公特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

師古曰顧念也力爲行也

是時上方好

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

大夫舍魯邸

師古曰止息也舍

議明堂事太皇竇太

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

帥古曰喜音許既反說讀曰悅得綰

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

帥古曰讓

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

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

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

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

李奇曰姓闕門



名慶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  
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  
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  
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  
是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  
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又治  
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  
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  
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

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  
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  
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  
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  
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  
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  
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  
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  
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  
安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緒少孫亦來事



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

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具盡不肯復授唐

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樞衣登堂頌

禮甚嚴師古曰樞音口侯反頌讀曰容試誦

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知之意也如淳曰齊

俗以不知為立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

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

此意故效孔子自稱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

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古師

也下除官之書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

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

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師

日勞音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

也來到反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

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歌驪駒服虔曰逸詩

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篇名也見大

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式曰

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

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

用也主人禮未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

畢且無用歸也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師古曰於經式曰

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



失據而倒也墜古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  
地字過音徒浪反欲來師古曰諸生疆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  
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  
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  
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  
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  
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  
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輒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

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  
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  
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  
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師古  
曰此非受命更何為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  
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  
曰分音反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  
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  
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  
必若云師古曰謂必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



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

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

肝有毒食之憲殺人幸得無食言遂罷竇太

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

人言僅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

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

家以儒法為急廼使固入圜擊箠上知太后

怒而固直言無辜廼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

刃之下固刺箠正中其心箠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亡以復辜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

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

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

亦徵及目而事固師古曰言固曰公孫子勢

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

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

傳

右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

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

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

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游君潁川蒲

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



丹太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  
學蒲昌授九江張邴琅邪皮容皆至太官徒  
衆尤盛古詩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  
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  
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  
師曰實自肥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  
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  
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  
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仲舒不

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  
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  
傅肝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  
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  
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  
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  
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  
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  
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



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  
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  
敖教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  
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

爲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卽爲此頌兒威儀

爲頌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

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孝文

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師襄古延及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

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

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

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而瑕丘蕭奮

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

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

著記因以爲名師古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

日曲臺殿在未央宮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

日聞人姓也名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

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  
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  
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  
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  
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日子孫榮之字也仁為大鴻  
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  
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  
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  
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

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  
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

師古曰遂謂  
名位成達者

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

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  
卿魯睦孟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  
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  
問疑誼名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  
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曰顯與專  
同專門言各自  
名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



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  
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  
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  
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  
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  
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  
王中爲元帝少府師古曰中家世傳業中授  
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  
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師古曰逢見  
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  
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  
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泠音零淄川任公公  
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  
始貢禹事羸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疎疏作廣  
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莞  
路師古曰莞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  
亦管字也惠師古曰姓惠授泰山冥都帥古曰冥都爲  
堂谿也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莞  
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



宮琅邪咸咸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師古曰屬音之

欲反呐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古訥字

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

次也輯合也此音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

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

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

廣王孫皓星二公人受焉廣盡能傳其時春

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

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

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皆名姓字子孫

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

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

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

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

穀梁時千秋為郎台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

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



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爲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寬在揚惲蓋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授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

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竝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特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議三十餘事內許廣而使者因竝內王亥也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師古曰周慶姓二人也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字曼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



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

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

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

以射

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

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

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

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

如淳曰卿成太后親也內

卿光祿勳治宮中

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

侍中歆自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

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

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

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

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

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

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

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

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

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

子長卿爲蕩陰令

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

授清河



張禹長子

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也

禹與蕭望之同時為

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

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

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

師古曰禹更始授更始

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

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

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

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負設科射

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

盛支葉蕃滋

師古曰寢漸也蕃多也滋益也

一經說至百餘

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師古

曰言為經學者即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

初書唯有歐陽禮右

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

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

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

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

之是在其中矣

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

法度

師古曰攘卻也

民用彫敝姦軌不禁

師古曰時不可禁

少能以化洽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

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勢

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

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

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

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

益富

師古曰鄉讀曰嚮

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

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及陋而

登至尊

師古曰仄古側字仄陋言非正統而身經微賤也繇與由同次下類此

興于閭閻

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言從里巷而即大位也

知民

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

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

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

行以質其言

師古曰質正也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

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

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

冤滯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師古曰謂郡守

相

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



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  
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  
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  
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  
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在刑罰或抵罪誅師古  
日抵至也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  
音丁禮反師古曰召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  
等讀曰邵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  
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  
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文翁欲誘進之乃  
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  
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敕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  
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  
遺博士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  
書刀布布刀形金錯其掛布刀謂婦人割裂財布  
似佩刀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  
者刀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也二  
者蜀人作之皆善故賈以為貨無不於數歲  
書刀布刀也如晉二說皆煩而不當也



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

師古曰郡中高職也

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

官於成都市中

師古曰學官之官舍也

招下縣子弟以

為學官弟子

師古曰下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

為除更繇師古

日不令從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讀日徭

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

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

日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音財卧反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

師古曰益多也飭使整也讀與救同

使

傳教令出入閭閻

師古曰閭閻內中小門也

縣邑吏民見

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

以求之繇是大化

師古曰繇讀日由

蜀地學於京師

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

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

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

文翁之化也

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

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

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

相成勞來不怠

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勞音即到反來音即代反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贍反



治有異等之效

師古曰異於常等

其賜成爵關內侯

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

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

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

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以豪

傑役使徙雲陵

師古曰身為豪傑而役使鄉里人也

霸少學律

令喜為吏

師古曰喜謂愛好也音許吏反

武帝末以待詔入

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孟康曰賞官主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因入錢而見賞以官

坐同產有罪効免

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後

復入穀沉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如淳曰三輔郡

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馮翊以霸入財為

官不署右職

師古曰輕其為人右職高職也

使領郡錢穀

計師古曰計謂出入之數也

簿書正以廉稱

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簿

書皆正不虛謬也

察補河東均輸長

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復

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

師古曰內

敏言心思捷疾也

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

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

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

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



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  
羣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師古曰繇而  
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師古曰繇而在民間時知  
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  
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守丞相  
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師古曰此廷中也此廷中謂朝廷之  
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  
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師古曰勝及繫獄當  
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諭冬師古曰諭  
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

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  
擢霸為楊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  
史其以賢良高第楊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  
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  
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  
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  
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  
問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  
如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也以贍鰥  
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



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  
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  
若煩碎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  
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以  
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  
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周密不吏出不敢舍  
郵亭師古曰舍止也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之也  
攫音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  
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  
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

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  
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  
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師古曰識記也  
音式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  
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  
誅罰師古曰誅於下若有力猶勸也言先以德教化勢在  
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  
如淳曰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  
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



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

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

代之際而奔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

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吏其故徒相益

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下第一徵守京兆

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

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也

相補也効屯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

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

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

布詔令百姓鄉化師古曰鄉讀孝子弟弟貞

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

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

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

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其賜爵關內

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

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

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



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  
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  
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  
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鵲也師  
古曰蘇說非也此鵲音芬字  
本作鵲此通用耳鵲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  
武賁所著也武賁鵲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關  
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  
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  
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臣爲  
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  
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

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  
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  
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  
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  
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  
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  
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曰臣  
圖謀也  
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  
者一一而疏舉  
之若木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  
條然也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  
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



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舍廢也勢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樸大質也並行偽貌有名亡實樸大質也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妖讀日懈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負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

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飭次下類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勢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檢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敝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



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  
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左右之臣皆將軍  
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  
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  
將相事自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  
自親師古曰具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  
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自  
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  
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  
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  
此者亦言霸

奏高為太尉  
適事且也

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

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

迺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

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與善相人者共載

出師古曰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

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

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

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

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



嘗答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  
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  
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  
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  
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  
書曰明主游心大古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此誠  
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  
師古曰直旬臆約結固亡竒也師古曰雖有  
讀曰值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足下以清明之德  
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

糠穰歲餘梁肉師古曰穰音穰何則有亡之  
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曰魏無知  
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  
云魏倩也而韋氏便以爲無知之字非也譬  
猶謂汲黯爲汲直黯豈字直乎且次下韓信  
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何之字也  
雖竒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爲君上所  
得伸其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  
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  
能自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師古  
日共讀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  
日供



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絜守節退食自公亡  
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帥古曰餽與饋同可謂淑人君  
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帥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黃  
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帥古曰屬音反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  
之欲反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  
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  
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

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  
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帥古曰蹇蹇不  
阿順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  
曰郎中令善媿人帥古曰媿古愧字媿辱也及國中皆畏  
憚焉帥古曰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  
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  
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  
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帥古曰閒讀曰開辟  
音闕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  
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



為擬於桀紂也

師古曰擬比也

得以為堯舜也王說

其諂諛嘗與寢處

師古曰說讀曰悅

唯得所言以至

於是

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云

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

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

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

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張安

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去逐安等久之宮

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大憂宮室

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

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

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

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

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

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名皮軒車九流驅馳東

西所為諄道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古制寬大臣有隱

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

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

淫亂廢邑昌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

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

減死髡為城旦宜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

歲飢盜賊竝起

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

二千石不能



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  
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名見形貌短小  
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  
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  
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  
賓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  
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  
意也積水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  
曰潢音黃  
謂以威力克而殺之也  
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也  
上聞遂對甚說師古曰說  
悅曰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  
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  
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  
海界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  
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師古曰鉤鉏也持  
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  
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渤海又多  
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  
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



倉廩假貧民

師古曰假謂給與

選用良吏慰安牧養

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

十本葱一畦韭

師古曰每一口如一種也

家二母菰五

雞

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

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

不趨田畝

師古曰趨趣趨也

秋冬課收斂益畜果

實蒨芟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

師古曰蒨芟也芟雞

頭也勞來勸勉也畜讀皆曰蓄蒨芟

吏民皆富

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

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可使

師古曰者讀曰著

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

不視太守

師古曰恒飲酒也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

從後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

還問其故

師古曰還回也

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

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

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

師古曰說讀曰

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

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



不在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  
丞以襄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  
張音知亮反下亦同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師古曰以壽終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  
師古曰召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  
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  
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  
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  
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

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  
曰行音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  
下更反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  
曰閘所以壅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  
師古曰蓄信臣為民  
作均水約束  
師古曰言用刻石立於田畔以  
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勢出於儉約府  
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  
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  
師古曰視其化  
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  
倍盜賊獄訟哀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



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  
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  
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  
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  
弩什器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  
覆以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庶反廡音舞晝夜難蘊火  
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音於云反信臣以  
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  
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素

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以  
文翁九江以名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  
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循吏傳第五十九



荆州刺史裴仲臣為五世孫裴以散  
騎遷封正十次河南太守治行等第  
按察司執金節中微少府卿於九  
奏請上梓諸蕭遠宮館梓李御者  
共獲天聖帝親視內備優諸殿之  
裴仲臣減造泰半大官國種今生  
實與外對率師計五果而南國亦  
次會次列以公父魏肅王魏林准  
昨百結喉士存益為天香時日可  
此曹正合部出平素以官平元繼  
即平語

酷吏傳第六十

班固  
漢書第九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

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取於老氏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

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言也上德體合自然

是以爲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  
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信哉是

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



師古曰言為治之體亦須法今而法令非治之本昔天下之罔嘗密  
矣謂秦時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  
於不振謂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當是  
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師古曰  
烏烏於何也媮苟且也言道德者溺於職矣謂師古曰溺  
不舉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  
也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  
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  
笑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珣而為樸

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  
巧偽而務敦厚也珣謂刻鏤也字與彫同  
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蒸蒸  
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之兒也黎民艾安師古曰黎  
治也日又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不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師古曰轢謂陵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  
日誅也音來的反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  
日資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師古  
也終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師古曰郅  
也音之反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



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

賈姬在廁

師古曰賈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

野

入廁上目都

師古曰動目以使也

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

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

上還揖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

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睢氏宗人三

百餘家豪猾

應劭曰睢音馬睢服之睢師古曰音睢

二千石莫

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睢氏

首惡餘皆股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

居歲餘郡

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師古曰言猶如

統屬之也

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

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

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

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

師古曰居息傲讀與倨同

而都揖

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

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驚擊之甚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

簿

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户反

臨江王欲得刀筆為

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

而都禁



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予臨江王

師古曰同

與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

之怒以危法中都師古曰謂搆成其罪也都

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師古

曰就便道之官至闕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

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

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

也對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

之乃中都師古曰以木為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師古

曰釋置也解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

於是斬都也

竇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

少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

曰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猾賊任威稍

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

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

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

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

邑之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

然宗室豪傑人皆惴恐師古曰惴戰栗也人



反瑞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  
自以為不復收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  
毀之也廼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解脫鉗而云  
去也傳所以出關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  
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師古曰賈謂販賣之廼貲其陂田  
千餘頃師古曰貲貲假取假貧民役使數千  
家師古曰假謂雇賃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  
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

為周侯故因氏焉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由以宗家任  
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  
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  
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撓亦屈曲也音反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為守視都  
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校師古曰校尉  
日校意堅也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俱  
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焉師古曰茵車中蓐也  
馬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同  
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凭  
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師古曰勝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

而由并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

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大

趙禹繫人也師古曰繫讀曰邵以佐史補中

都官師古曰京師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

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

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曰無害

者然文深應劭曰禹持不可以居大府武帝

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

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

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

同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

行師古曰造報謝勢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

日以此意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

覆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嘗中廢已

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

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勢為嚴峻而禹治加

緩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

為燕相數歲詩亂有罪免歸師古曰悖惑也

也詩音後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

為羣盜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

武帝母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

弟無行不可太后廼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

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治

敢往少溫籍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曰

問反籍音縣無逋事負古曰逋亡也舉第一

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

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

也中者其子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

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師古曰悍敢深入有

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

史大夫弘曰師古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

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

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

出入關者李奇曰肆閱也師號曰寧見乳虎

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

日直當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

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



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

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

氏二家素豪猾者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疆杜衍

杜周為縱介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衍遷

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

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

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

死罪盡殺之師古曰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鞠窮也謂窮治也

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

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治公勢以自效是時

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

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擊取飛鳥也

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更改也民為姦京師

尤甚廼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

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師古曰言溫舒

准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

為小治姦益不勝晉灼曰取言趣直指始出矣吏之

治以斬殺縛束為勢閭奉以惡用矣師古曰閭奉以



嚴惡之故而見任用縱廉其治效邳都上幸

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

既得愈而忽然即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

不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舍也苞至冬揚

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

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日武

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

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

反格音材汝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堆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

之椎音直道已而試縣亭長師古曰數廢數

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

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

敢往吏十餘人為介牙師古曰豪傑而性果

為吏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而縱使督盜

賊師古曰縱放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

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

行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

內反音胡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

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

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今



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以

私馬於道上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

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

收入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

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河內

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大吠

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

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

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

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

猜疑也取吏好猜疑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

楊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翫者義縱為內史憚之未

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及縱死張湯敗後縱不得恣其酷暴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

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師古曰言為餘官則

必意蒙蔽職事不舉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

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

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



也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  
長以收捕司姦人也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即無執  
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  
貴戚必侵辱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  
之猾以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調動大豪之家  
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其治中尉如此姦  
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也氏音丁  
禮反靡音武皮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  
日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謂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  
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

貴富師古曰為權貴之家所擁溫舒擊東越  
還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坐以法免  
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  
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漏未為卒者也脫音它活  
反上說師古曰悅拜為少府徒右內史治如  
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  
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  
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  
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負騎騎之有正負也其  
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



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

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

溫舒死家繫千金師古曰累字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師古曰荏平在以刀筆吏稍

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

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竊成

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疆

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豪惡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以故事

多廢抵罪師古曰以職事多後復為淮陽都

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  
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  
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

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舉為

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

以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擄稍遷至主爵都尉

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

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

謂幹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



門尋陝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

師古曰焉與奪烏足以驕人哉師古曰焉前

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

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

名也尉佗玄孫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

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為

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

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傳張

更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

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

也組印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

解謂自解說也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

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卒數百孟康曰僕嘗為將諸官蜀

刀詔問賈答言比率數武庫日出兵而陽不

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

池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在涪城明日又

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

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

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

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



與左將軍荀彗俱擊朝鮮爲彗所縛語在朝  
鮮傳還免爲庶人病死

咸宣揚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以佐史給事

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

於河東見宜無害言上徵爲廐丞官事辦稍

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

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師古曰詆誣也稱爲敢決疑

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

音鍾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

鹽師古曰米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

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

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

能自行之難以爲經師古曰經常也中廢爲

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

郿令將吏卒師古曰郿扶風縣也音媚闌入上林中蠶室

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曰中苑門音竹仲反宣下吏

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

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

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南

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昔姓也楚有段中杜少師古



日中諱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

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誦攻城邑取庫兵釋

死罪師古曰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

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趨小羣以百數掠鹵鄉

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

長史使督之師古曰出為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師古曰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

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

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

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

得其渠率師古曰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

往往而羣無可柰何於是作沉命法應劭曰

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曰羣盜

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捕品者師古曰品率

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

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

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

力瑞故盜賊寢多師古曰上下相為匿以避

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以郎



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爲治  
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爲淮陽太守歲餘故  
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下見反  
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  
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  
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  
至圉師古曰陳留圉縣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  
守尉魏不害與廐畜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  
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輶陽侯師古曰輶音遼  
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

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  
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女鄉名爲何對曰  
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遺音弋季反於是賜小  
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  
大姦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爲淮  
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  
內侯徙衛尉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  
初立代蔡義爲御史大夫以前爲馮翊與議  
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  
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



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

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師古

日簿音反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

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

徙之其地後為陽陵縣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

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

翁歸等以為介牙誅鉏豪疆姦邪不敢發以

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

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

按劔廷叱羣臣

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即日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

議決語在光傳宜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

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

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

錢為本而貯此物也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

起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用度未辦延年奏

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異其疾用欲

以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没入縣官

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

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儻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儻謂賃之



與顧直也音子就反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  
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  
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  
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  
欲爲道地師古曰爲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  
日抵拒諱也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  
音丁禮反年掌給事莫府又爲大無有是事光曰即無  
將軍長史故云然也御史大夫田  
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史大夫田  
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  
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

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帥古曰自謂乞願與之也乞音氣願  
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  
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  
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帥古曰悸心動也音  
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田大夫  
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  
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  
閤獨居齊舍師古曰齊讀日齊偏袒持刀東西步數  
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



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勿謂斷頸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敬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

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

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竝移宮門禁

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

延年亡命會赦

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

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宣帝識之

張晏曰識其前劾霍

光擅廢立拜爲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爲丞相

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疆弩將軍許

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爲涿郡

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

師古曰比類也

涿人畢野

白等由是廢亂

師古曰廢公法而校亂也

大姓西高氏東

高氏

師古曰兩高氏各以所居東西爲號者

自郡吏以下皆畏



避之莫敢與悟

師古曰悟逆也音悟

咸曰寧負二千石

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

師古曰放縱也發輒入

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

師古曰浸漸也道路張弓

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全遣掾蠡吾

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

師古曰新

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

心內懼即為兩効欲

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効延年

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

懷中得重効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

即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

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

股弁

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

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

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疆脅息

師古

曰脅斂也屏氣而息

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勢在摧

折豪疆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

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

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為罪衆

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

之

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

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

師古曰致至密

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幙

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



事師古曰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

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古師

日鄉讀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

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

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

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古師

日總集郡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

府而論殺殺人如屠兒之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

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

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論之曰昔

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

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不甚多殺願次

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

西周君國也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

苗也莠音誘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

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古師

日婁古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

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

及在已前師古曰比接近心內不服河南界



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  
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  
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  
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爲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爲權乎後左馮翊缺上  
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御史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  
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  
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  
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延年察獄

史廉有臧不入身

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爲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

臧不入身也

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

有舉人者矣

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

丞義年

老頗悖

師古曰心思惑亂悖音布內反

素畏延年恐見中傷

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

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茲得死卦

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

師古曰取休假

上書言延年

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

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

師古曰結正其

也

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弄市初延年母從



東海來欲從延年臘

師古曰建日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

也到雒陽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母大驚便止報行決也

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

數責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

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

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為

毋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反

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殺人者已亦

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

師古曰言素意不自

謂如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

師古曰言待其喪至

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

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知也延年兄

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

嫗師古曰一門之中五次弟彭祖至太子太

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

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

治劇徙為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



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  
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  
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  
姓紅陽而兄字長第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  
首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  
侯王立之子兄弟長少者也  
而北地大豪  
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  
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  
廼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  
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相與探丸  
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得赤丸  
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

黨與有為吏及它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勦劫  
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擊鼓推也  
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  
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  
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廕輓也  
綴令音零辟音避歷反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  
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  
家為伍伍人者各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  
其同伍之人也子師古曰惡子不無市籍商販作勢而鮮衣  
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



服鎧甲也扞臂衣也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

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為通行飲

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賞親閱見十置一古師

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

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

門桓東如淳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

丈餘有大板貫柱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

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

之即華表也師古曰楊杙也楊著其姓名杙於瘞處而書死

者名也音弋字並從木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

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

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

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

反即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或故吏

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

與師古曰財皆貫其罪師古曰詭令立功以自

贖師古曰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

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讀曰嗜嘗視

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

敢闖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

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



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  
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  
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  
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  
弃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愼母然  
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  
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  
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  
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悞納之悞帥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

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時辯當否國家賴  
其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杜周從諛以少  
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寢以  
耗廢師古曰寢漸也耗九卿奉職救過不給  
給師古曰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  
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  
廉者足以爲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其汙者方  
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亦質有文武  
焉雖酷稱其位矣師古曰音尺孕反湯周子孫貴盛  
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







